

吴风越雨

## 班船之忆

| 刘川文 |

在日行千里的时代，却常又想起几十年前往来于城乡河道的班船，只是如今已没有多少人对这样的交通方式存有概念。

家乡距城里有一二十里水路，几十年前农村公路还是空白，连接城乡的，主要是那每日往返一趟的班船。

在普通的木船船舱镶上船帮，蒙上竹篾制成且用桐油认真刷过的船篷，船舱两侧固定两条长板，舱内放上若干小凳，长板条是正座，小板凳则是加座。船头可堆放些箩筐篮袋大物件，轻巧的杂物则可堆在船篷或船艙上。船老大加个助手，便是船长和水手，其实摇橹时两人干的是一样的活，船只交会或靠岸时，才需要一人去船头撑篙应对。每天清早固定时间，船从乡下小镇出发，经停几个固定的桥墩或河岸码头上客载货，说是码头，其实也只是用稍粗的树干和木板在河岸边搭起的歪歪斜斜的小栈桥，供人货上下。城里轮船码头旁的惠农桥为其终点，整个航程三个多小时。过午三点，载满了乘客和货物的船又循原路返回乡下，日复一日，风雨无阻，过大年时才会歇上两天。这便是班船。

若以今天的目光审视，它是绝对不能营运的。首先是船体不大，设施简陋，没有任何救生设备，缺乏起码的安全保障；其次，客货混载，载多载少全凭船老大一张嘴，他说行就行，说不行就上不了船；第三，船钱多少，是一角、一角五还是两角，全由船老大视人货情况一口定价，自主随意，没人监管。可在那个年代，乡亲们往返城乡之间，还真是离不开它呢。寒暑假里，我常受家长差遣，给城里亲戚送点瓜头菜脑，也就成了班船的小常客。

我们村子西边有个船码头，是它途经的一个停靠点，船一到，人货随上随下，不会多等时间。从村里走到码头还需十多分钟路程，所以，每次乘船，都得提前肩挑手提，急急忙忙赶向河口候着。当然，有时上点年纪的小脚老太走得慢，还差点距离，船老大还是会等上两三分钟，让老人上船坐稳才开船。随着船老大熟练的摇橹动作，班船便吱吱扭扭节奏均衡地平稳前行，遇到轮船船队相向驶过，船身因急浪波及摇晃时，他还会招呼大家坐稳勿动。别看班船不大，大大小小只能容下一二十人，可上得船来，你便进入了一个和谐如春的小社会。有与船老大熟识的常客，上船少不了递上一支烟，那时老百姓能抽得起的，大多是“大铁桥”“劳动”牌之类的烟，寒喧随即而起：

“城里去啊？”“城里去。喏，给亲眷送点鲜鸡蛋搭蔬菜。”

“哈，又可以骗顿好饭吃了！”“运气好可以吃两块红烧肉的。”

“哈哈哈……”“嘿嘿嘿……”船舱里，即便不熟悉的也会很

快攀谈拢来，闲事轶闻，信息丰富：

听说你俚队里今年油菜籽收成好的，我俚队里养的老猪婆最近生了一大窝小猪；

你俚村上谁谁谁是我亲眷，我俚巷上某某某女儿嫁在你俚村上；

癞头阿三的老婆听说跟人跑了，翘脚狗大倒是讨了个寡妇做老婆；

张阿贵过年六十了，听说要办寿酒了；

王老海的爷爷，最近跌个跟斗就过世了，罪过人罪过人啊……

天一旬地一句的，既有一边吸烟一边海阔天空讲山海的老人，也有一声不吭埋着头自顾自扎鞋底的女人，船老大也会时不时插嘴参与议论。两岸的树木、农作物和不远处的村庄，缓缓地随着欸乃的橹声向船后退去，无论摇船的还是坐船的，都显得那么随意、安定和从容，狭小的空间里没有什么贫富强弱之分，更没有丝毫的压迫感，船上的人平等地享受着缓慢节奏中的清风、阳光或是雨雾。

船到城里一般十点左右，靠岸散客。船家便自去小饭馆寻乐趣了，常听说是一盘鸡头碎爪或猪头肉加二两小白酒，再来碗米饭或阳春面。吃完回到船上，草帽往脸上一遮，在香甜的呼噜声中等候下午返回的乡民。

到了返回的时点，人们的筐筐口袋里又换成了另样的货物，有水果饼食，有素鸡百叶，有旧衣旧裤，有锅碗瓢盆，还有蜂窝煤球……相互招呼着又上了船。坐定之余，大家会迫不及待交流这几个小时的新鲜见闻，结论无非是城里人日子到底好过，乡下人吃辛吃苦啥时是头？抑或是城里人大都很小气，没有乡下人来得直爽，哪里喳喳，七嘴八舌，殊不知城里人的回馈，也是他们从定量供应的票证里省下来的！不管怎样，粗粮换副食，乡蔬调荤腥，能吃上用上城里人的东西，乡下人心里总有几分占了便宜似的满足。于是，满载着欢声笑语，班船又在夏日绯红的晚霞里，或在冬季飘雨的寒风中，将乡亲们一程一程送回。还有些城里人，因常送乡下亲戚返回班船，一来二去与船老大相识了，也会专门前来托付船家，给当日没有乘船的乡下亲眷捎带东西，船老大总会负责地把东西放上经停的码头，让上船的乘客捎信给收货人取走，倒也从来没有听说捎带之物有丢失的记录。民心 and 风气那么纯朴的年代，真的与班船一样值得怀念！

小小的班船，航路简单又明了，出发点就是它的终点。后来，城里往四乡八镇都开运了小轮船，班船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再后来，所有的乡镇都通上了农村公交车，稳进笃行的班船和班船上那份其乐融融的和谐，也便成了一去不返的遥远记忆……

片羽

## 墙门头上忆江南

| 陈从广文 |

烟雨时节，参观南京博物院，驻足文物展览区，精美的文物静默不语却记录着千言万语，令人震撼，仔细端详时，看到其中不少文物注明来自家乡无锡的大墙门，不由对“大墙门”这个特殊的地名产生了几分兴趣……

“墙门”，系吴语系词汇，意为宅门，“大墙门”就是大宅门的意思。大墙门，过去也曾是太湖边上一座古镇，位于今天的无锡硕放。

大墙门的由来可以追溯至明代，综合方志记载可知，大墙门原名杨李巷，明代，村东有当铺，墙门口为集市处，俗称“大墙门口”。解放后称“大墙门”，简称“墙门”。《无锡县志》对大墙门亦有简单记述，但对具体情况并无记录。清朝光绪年间编定的《泰伯梅里志》记载：“邹昭伯第：在塘庄东，今宅已废，而犹有大墙门之称。”可见，大墙门曾为明代青山居士邹昭伯宅第，当时已荒废，大墙门也不见踪迹。

而从明朝进士邵宝所著《邹氏庄东新居记》记载的邹昭伯宅第看，我们可以看到大墙门曾经的繁华：“漕河贯锡城东南流，左涯有支渠二，曰伯渎、沈渎。”宅第大门内，有前、后二厅，中间有门相隔，里又有三堂，后边有两排房屋。厅旁四周有厢房相绕，房有内、外，布局装饰非常整齐，做工精细，选材优良。宅第的四个厅堂里，分别挂了四块匾：一是“力田世家”，二是“迎薰”，三是“正德”，四是“崇礼”，这些牌匾提醒着人们为人处世的道理。后来，邹昭伯宅第一堂缺少一块匾，由时任户部郎中的钱世恩（邹昭伯的姊夫）题词“养志”，做了一块匾，以表彰邹昭伯品行高尚、家业昌盛。“正德、崇礼、养志”的牌匾，也勉励着今人，为大墙门增添了文化内涵。

据硕放小学百年校庆的校史资料记载，大墙门原本是杨、李等姓为主的村落。大概在清朝嘉庆年间，有一名余姓徽商在此地开了一家当铺，随后商埠开始云集，这个地方工商业发达起来。因小镇位于太湖边，临水集镇，商业货船往来频繁，密切了和外界的交往。起初由于余姓徽商开的这家当铺墙高门大，过往的人们便称之为“大墙门”，这称呼后来成了小镇的名字，这也可能是“大墙门”“墙门镇”称呼的由来。

当地还流传着一段有关大墙门的

轶事——墙门镇上的诗丐。一般说来，乞丐的文化大多不高，而在清光绪年间，金匮县（无锡的古称）墙门镇上却有一位能诗善文的叫花子。光绪二年春，这个叫花子从他乡流落到墙门镇上。他日行街头，夜宿寒寺。流落街头时，他有时步履蹒跚，沿街乞讨；有时则喃喃自语，也不求乞于人。有人施舍，他便接受，无人施舍，也无怨言，每日解决温饱即可。有一天，这个叫花子突然在街头狂歌，做出戏剧动作，口中所歌，既非吟诗，又非唱曲，但词句优美，时而高昂，时而低沉，引来百姓围观。他则边走边唱，视若无人。墙门镇上的士绅周小舟，看到了这个叫花子颇为奇异，便去寒寺拜访，而未能相见。周小舟便在壁上题写“小舟敬谒”四个字，悄然而归。过了一天，周小舟再度到寒寺拜访那个叫花子，又未见其人。只见寺壁之上，墨迹淋漓，笔走龙蛇，诗云：

怕作人间公与侯，风尘落拓试庸便，  
果大地无青眼，要去乘槎上斗牛。  
雄心磊落终难平，匡里龙泉人俟鸣，  
只有小舟能识我，他年书记要留乡。

落款“惊雷子右光留别”。后来，这个叫花子不知去向，轰动一时，成为当地百姓茶余饭后的美谈。周小舟将壁上题诗录下，然终不解诗意。于是此诗寄给当时的泰伯图书馆馆长邹翰飞，邹翰飞将这段轶事记入他的著作《叁借庐笔谭》。

解放初期，无锡还保留着“墙门镇”。后来，“墙门镇”与“薛典镇”合并为“墙门区”。因“墙门区”的辖区内，南有硕放桥，北有放鹰桥，后取两桥首字命名“硕放乡”，含“大墙门解放了”之意。

如今，来无锡再去寻觅大墙门，只剩位于硕放小学东侧的大墙门社区。之前有很多围绕大墙门命名的地名：墙门镇、大墙门村、墙西村、墙南村，早已湮灭，墙西、墙南两个行政村也已合并为墙联村了。那名余姓徽商在镇上留下的一支余氏血脉，如今也大多散居在北京、上海等地，而余家的大宅早已坍塌了。

连续几天的雨水，让太湖湖面雾气升腾，高脚墙门、白墙黛瓦、亭台楼阁、青石幽径，在雨雾中若隐若现，如画如诗。此时此刻，江南何处去，大墙门何处寻，我想那一定是在这些若隐若现的古镇深处了……



夏荷

摄影 濮建幸